



# 莫斯科七戰士

弗里德利希·沃爾夫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弗里德利希·沃爾夫

# 莫 斯 科 七 戰 士

韓世鐘 葉逢植 張載揚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·上 海

FRIEDRICH WOLF  
SIEBEN KÄMPFER VOR MOSKAU

據 VERLAG LIED DER ZEIT, BERLIN 1950年版本譯出

莫斯科七戰士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原著者 | 德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弗里德利希·沃爾夫 |
| 翻譯者 | 韓世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葉逢植 張載揚   |
| 出版者 | 新文藝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    |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<br>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 |           |
| 印刷者 | 新華印刷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上海廠       |
|     | 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總經售 | 新華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上海發行所     |

---

書號(746) [I III 55] 類別 文學—小說  
字數 60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1/16  
1955年1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24100冊

定價 3,600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這部作品是德國作家沃爾夫 在一九四二年 蘇聯衛國戰爭期間，訪問一個莫斯科郊外戰地醫院裏的七個重傷員的真實紀錄。這七位戰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加了莫斯科近郊的冬季會戰。他們的遭遇各有不同，但他們只有一種偉大的感情和一個偉大的目標：保衛祖國的心臟莫斯科。在蘇聯的衛國戰爭中湧現了無數的這樣英雄人物。通過這七個典型人物，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紅軍熱愛祖國的偉大精神。

## 序

一九四二年二月裏，我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戰地醫院去，想跟一位因了在保衛莫斯科時的功績，而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的坦克部隊的受傷的指揮員談話。但到了戰地醫院，却聽說這位受傷的年輕指揮員已經出院了。主任醫師便「安慰」我說：「在這個醫院裏，值得注意的人物和莫斯科的保衛者還多得很呢。」

這本書裏描寫的七個命運異常懸殊的人，全是那天在這個醫院裏的。他們都保衛過莫斯科。他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加了莫斯科近郊的冬季會戰。在這個醫院裏，像這樣的七個保衛莫斯科的戰士，我可以寫出七百個來，他們會有七百種各式各樣的遭遇，可是，在那烽火連天的冬日，他們却只有一種偉大的感情和一個偉大的目標。

弗里德利希·沃爾夫

# 目次

## 序

威廉.....一

蓋依·阿薩洛維奇.....二三

薩夏.....二九

斯切潘.....四三

柯斯嘉.....五九

庫班哥薩克的政委.....七五

瑪露霞.....九一

後記.....一〇七



## 威廉

運動員・火夫・外科醫生・軍醫院長・愉快的組織者

他的父親——塞伐斯托波爾的一個藥劑師——給他取名叫威廉。他的祖父是個磨坊工人，母親是家庭主婦。但是爲什麼一個塞伐斯托波爾的俄國人要取名叫威廉呢？這個個子高大、紅光滿面的軍醫院長聳聳肩膀說：『你去問我的父親吧！一切都該由他負責，不僅對我這個人，而且對我的名字，都該由他負責！他是個美國總統威廉・塔夫脫的崇拜者。我的名字就是跟他取的。曉得嗎？就是這個道理。』

他的話像機關槍似地射出來。他同時又和另外三四個人談起話來了。那邊有個年青指揮員要上火綫去了。汽車隊又有些事要調動。這邊又坐着一個女軍醫，據說醫院裏沒有工作派給她做。『在我們這裏會沒有工作？好吧，請稍等一會兒就有！』於是一場電話戰役就開始了。結局是威廉獲得全勝。威廉容光煥發。——運傷員的車子和衛生隊到了。威廉跑了出去。——『噢，你們想從我這兒打聽什麼嗎？請你們瞧瞧我的戰地醫院吧。我是一

個「行伍」醫生。」

威廉做事的速度使他很有名氣。我們西方青年以前就是這樣去想像柯柏●和蓋斯戴克●小說中所描寫的科羅拉多的掘金者、阿拉斯加的狩取獸皮的獵人，和密士失必河上大胆的強盜的。我們也這樣去夢想那些勇敢粗壯的青年，他們從世界各國跑到年輕的阿美利加來建設這新世界。這些傢伙也有這樣的速度！他們有着中等旅行箱子那樣大的拳頭。反對他們無疑等於無謂的自殺。他們有那種爆發式的命令口吻，跟他們工作如果在剛完成第一件任務時，而第二件還沒有交下來，那要算是幸運的事了。他們懂得怎樣從什麼也沒有而創造出一切東西來。對這些遙遠的『荒野西部』青年中的英雄們來說，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。他們是戰士，是第一流的組織家。也是有趣的、熱情奔放的好心腸人。在談話時，這位三十二歲有着一雙拳擊家的手的院長，威廉·葉菲莫維奇對我說：『您曉得嗎，一個人幹任何事情都得高高興興地去幹，否則便完全沒有價值！工作、戰鬥、建造、佈置都要高高興興。吃飯、愛和恨也都要高高興興，這就是生活！』

我到過很多地方。在北德輪船公司担任隨船醫生和在加拿大鐵路工作時，也約略知道一些關於『荒野西部』的情形。但是在這兒——莫斯科的郊外——當我看見威廉身上勃發出來的力量與樂觀的形象時，方纔使我突然想起我童年時代的那些英雄，想起那些歷盡艱險

而未損分毫的愉快的巨人；因為乖戾的命運女神雖想用剪刀剪碎我們生命的神經，但是在他們這樣愉快的人面前，她簡直是毫無力量。

\*

威廉像一座火山。他沒有耐心來有條有理的敘述他的身世。想到什麼，就像火焰、石塊、灰雨、大塊岩石那樣傾吐出來。他和父親相處得不好。『父親是個暴君！』看來的確如此，大家都是硬碰硬，因為威廉也不是一頭白綿羊。但是父親的職業和嗜好無論如何對他是有影響的。他的父親是個藥劑師， he 自己是醫生，最小的弟弟是個軍醫，另外一個兄弟是化學師。

出身在塞伐斯托波爾的他，自然想過要當個水手。他曾經乘了一艘輪船走了，但人家馬上把他攆了下來，他不得不再回家去。在學校裏唸書時，他特別愛好划船、踢足球、騎自行車和植物學。『我那個時候想將來當醫生或植物學家，我愛好一切生動活潑的事物。』

一九二六年，他十七歲時，在中學畢了業，並且又準備了一年進大學。一九二七年他考

● 柯柏（一七八九——一八五一年），美國冒險小說作家。

● 蓋斯戴克，德國小說家。

取了大學。那時日子很艱難。父親什麼也不給他，他也不願接受父親的任何東西，誰的東西他都不要！哪兒可以找到工作他便去哪兒工作。他當過火夫，碼頭工人，腳夫，鉗工——有工作來就不放過。

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，他在莫斯科大學第一醫學院學習。他申請了助學金，但是又放棄了。晚上他去工作賺些錢來，白天就坐在講堂裏聽課，或者在解剖室裏做標本，或是做顯微鏡的切片。

他跟一位年青的女學生一起工作。他們在工作中結識，互相敬愛，並且結了婚。一九三一年他們兩人考及格了醫生考試。

\*

威廉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烏拉爾的瑪格尼托哥爾斯克。他喜歡大規模的事情，喜歡『強脈搏』。但是他在烏拉爾新開的龐大的礦區瑪格尼托哥爾斯克，可沒法埋怨生活平靜刻板了。這是一件什麼困難都有的巨大的建設。數萬個俄羅斯農民在這裏飛速地轉變為產業工人。從巨大的帳篷營房的營地裏，轉眼建設起了一座新的城市。大家那時還不懂衛生在這樣一個人羣聚集的地方的重要性。工廠和住家的衛生工作要去組織起來。人們必須參加學習。要好好安排業餘時間。要辦文化公園、運動場、托兒所、圖書館、音樂廳、電影院、劇

場、自行車遠足、滑雪和長距離賽跑。最後是醫院本身，要搞外科診療站、細菌科的工作，衛生人員的訓練、自己個人繼續進修外科學，每天醫院值班。此外：烏拉爾的氣候又不舒服，全年將近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相當寒冷。大家又都居住在廠棚裏。他的妻子就帶着小孩搬到氣候比較暖和的地方去了。

威廉自己留在烏拉爾。這是他的使命。這種狂風暴雨式的工作速度是他所偏愛的。這種工作範圍，這種巨大的規模，這種建設，以及烏拉爾這地方都是他所愛好的。瑪格尼托哥爾斯克正適合他的個性。他在烏拉爾表現得很好。他成了外科主任醫師，同時仍是個熱情的拳擊家、足球員和各方面的組織者。那時候在建造新的工業中心和住宅中心區，還有一種『星期六義務勞動制』。大家在週末假日自動去幫助建造學校和醫院。大家搬石頭，掘泥。威廉，這位外科主任醫師在這種星期六的義務勞動中，向他的三個同事發出了競賽的挑戰。在搬石頭掘泥的工作上，他不用說是一定走在他們前面的。他們就選了卸運卡車裝來的捲心菜作爲競賽。這是一個有趣的競賽。威廉一個人卸空了兩輛載重卡車的捲心菜，而在同樣時間內他的五個同事一起才卸完了一輛。他說：『主要的是要把它當作開心的事去做！』拳擊，外科，診療站的創建，甚至捲心菜的卸運都得如此！

\*

隨後，他被派到烏拉爾最大的蘇維埃農場『巨人』國營農莊去工作。這是很很有道理的。『巨人』農莊醫藥方面的許多工作都搞得不行，有好些『漏洞』。病房不夠暖和，不夠整潔，照明也不行。威廉視察了一番，便動起手來。他那時不過二十四歲。他清除糞便，什麼都親自動手。他也當鉗工，當暖氣裝置工人。沒有一個人能趕得上他。這位外科醫生兼醫院院長，親自使用着氫氣吹管、鋅鐵、螺旋鑄。『常常親自動手，親自完成，這給我很多樂趣。生活中沒有創造，那便要感到無聊了。』

後來他的醫院變成了第一流的醫院。威廉第一次獲得了獎賞。這是他非常得意的事。『我很歡喜回憶那第一次的獎賞，誰不歡喜回憶自己的初戀呢？』

\*

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部隊裏當營的醫生。

於是他又回到了瑪格尼托哥爾斯克的老醫院。不過他常給調動，只要『哪兒需要整頓一下』便調他到哪兒去。那時南方要防止流行病蔓延，便派威廉去。烏拉爾要設立一所新醫院，又派威廉去。只要他能夠，特別是外科方面，他總設法把它搞得十全十美。

一九三四年三月紅軍衛生署領導召見他，問他是否願意轉爲軍醫？他立刻回答說：『這對我是一件光榮的事情。』——這樣他便做了古比雪夫（就是以前的利瑪拉）的團級醫官。

在那裏他當外科軍醫。但是他一面還得組織、建設。他設計了一個運動場，得到上級批准，便開始建築。它成了第一流的軍用運動場。可是，如果他在那兒不親自以一個運動員的身份搞出一些成績來，那麼運動場對他有什麼好處呢？於是他開始訓練他的同事。他說：『我要人家看待我們醫生的地位完全和砲兵的地位一樣高！』除了醫務工作以外，他親自參加體育訓練。他是這個團的足球隊隊長。又是長跑健將，騎自行車的能手，又會游泳划船。他參加了許多次競賽，『我在這樣操勞的時候，感到最舒服。』

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古比雪夫來了。這一年在伏爾加河，是一個幸福的時期。

一九三九年，他升爲師級醫官。一九四一年剛三十二歲，就當了軍級醫官。人們當然都十分尊敬這位醫生、組織者、熱情的工作者。一九四一年春天，他當了狙擊兵團的醫生，被派到西伯利亞去。在那兒耽了兩個月，接着戰爭便爆發了。

\*

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他當了某部隊的衛生處處長，隨軍開往前綫。頭幾個月，日子很艱難。從白俄羅斯、立陶宛、拉脫維亞撤退下來的戰地醫院，運來大批傷員。必須找地方，創造條件來重新組織戰地醫院。可是當時前綫不穩定，在公路上和鐵道上不斷運輸着部隊和彈藥。德機又完全不理會紅十字的標誌。於是保護醫院、反轟炸、抵抗傘兵襲擊等問題也都來

了。威廉奉命在前綫部隊中組織戰地醫院。他要在中央前綫設立一座新的醫院，以立陶宛、拉脫維亞兩地撤退下來的醫院爲新醫院的一個組成部分。他當了院長。這裏有上百件事情要迅速解決，因此大家往往不能過多考慮。不過，一切還是對傷員有利。

在葉爾尼亞，他下令將醫院『轉入地下』。避轟炸的愛克司光攝影室、病房，甚至手術室都建造在地下。一切都得動手去做。首先要在晚上挖土。威廉自然是個能手。他親自挖土，並訂立一個『每日標準』，其實應該叫做『每晚標準』。白天他們不斷遭到德國海因克式和容克式飛機光顧。起先，他們攤開大塊的帶有紅十字的白布。『但是，這恰好給強盜們做了目標！』

九月裏，戰地醫院要搬到維亞茲瑪去。他們到處畫起明顯的紅十字標誌，甚至在一個已經毀壞了的工廠的煙囪上也畫了紅十字。可是這並沒有用。德國俯衝轟炸機正好對準這個衝擊。『我們全體人員中有六個人給炸死了，十三個人受了傷。但是這不過暫時妨礙了我們的工作。我們不分晝夜地幹着。這真該有健全的神經才行。我們也醫治受傷的德國人，甚至於受傷的德國飛行員，年紀很輕的小伙子。難道他們一點思想都沒有嗎？世界上怎麼竟會出了個像希特勒這樣的傢伙？這樣的一個畜生！德國人自己怎麼能忍受這樣的一個吸血鬼呢？』

『這是一個老問題，可惜又是一個很有道理的問題，』我回答說。『可是現在反抗在慢慢地開始了。德國的納粹報紙自己也報道了許多因為怠工、反叛……等等，因而判處德國人死刑的消息。這是解放運動的最初的標記。』

『這可太慢了！』

誰能說他不對呢？

『我常常一再問自己，』他接着說。『這個從前具有這樣偉大文化的德國，自稱爲「詩人和思想家的民族」，他們難道把獨立自主的思想忘得乾乾淨淨嗎？不錯，德國人是很懂得拿起武器幹的。但是這時他們却忘掉了應用最銳利的武器——他們的頭腦和思想。他們忘了：思想才真正是最偉大的勇敢。能正確考慮一件事，比起向機槍陣地衝鋒，還要勇敢得多呢。』

『德國人民還沒有表示出他們最後的態度呢。』我說。

他看着我說：『唔，我們也這樣希望。』

\*

十月六日醫院撤退了。路上又遭到了德機的轟炸，掃射。兩節醫院用的車廂着了火。威廉的醫院終於在莫斯科附近分得了一塊很大的地皮。這也許是首都附近最大的醫院了。

『我們在這裏是怎樣工作的，您一定看到了！我們身歷其境，是看不清楚的！現在這裏成了一個完善的醫院。由於我們在醫療上的成就和英勇，我們獲得了多次的嘉獎。這裏的工作非常出色，離莫斯科很近，援助物資很多。但是我們大家都希望的是：不久就再遷回維亞茲瑪去，遷移到更遠的西方去。』

這時來了幾個傳令兵和醫生。

『對不起！』他跑了出去。

當他再回來時，我想告辭了。他把我按在椅子上說：『待一會兒！我教人用車子送您回城裏去。用德國的「麥錫德斯牌」車子！表示對您的尊敬！這輛車子是我們紅軍從一個德軍司令部接收過來的。嘿，等一下您就見到了！』他狡猾地笑了笑。

我問他，他現在是否有時間看書，或是從前看過很多書。

『您知道，這事我們在這兒完全忘掉了！看書過去也是我的嗜好之一。從西伯利亞出來的時候，我甚至隨身帶着我的全部藏書，幾乎有八百冊書籍！可是後來在各地散失了一些。沒有關係，我還可以重新得到它們的。至於我愛讀的書？詩嗎？我可以老實說：不是。我愛讀的是傑克·倫敦、德萊塞、辛克萊以及關於西班牙戰爭的報告文學，我國古典作家：托爾斯泰、高爾基、普希金和蕭洛霍夫。應該在書本中體味生活，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。』